

# 天下得失

## 蔣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 王奇生 金以林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天下得失

最近若干年以來，內地各行各業熱衷於與國際「接軌」，歷史學亦不能自外於這樣的趨勢。受西方史學潮流的影響，政治史被認為「過時」了，「英雄史觀」更是備受冷落甚至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社會史、文化史等受熱捧。「自下而上」的「底層視角」受重視。其實，中國的歷史自有「中國特色」，中國的史學亦大可不必要與西方亦步亦趨。如西方政治早已上軌道，在軌道上跑的政治固然很好，但描述起來難免因其「無事」而顯「乏味」。而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既脫離了原來的軌道，又沒有完全走上新的軌道，稱得上是「亂世」。「亂世」對歷史學家更具有挑戰性。這一時期，戰爭、革命、內戰、外戰、政變、民變，一切都在劇變中，一切都在動盪中，充滿偶然，充滿傳奇，充滿戲劇性，還具有那種不在軌道中的不可預測性。經濟基礎不見有何大的變動，而上層建築卻是風雷激盪。研究這一時段的歷史，想避開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亂世出英雄」「英雄造時勢」之類的老話仍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一個最高領導人的個性特質、喜怒哀樂和生老病死，可能決定和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普羅大眾的歷史固然不可忽視，「精英」「領袖」更不可能被歷史邊緣化。撇開蔣介石

講不清民國史，撇開毛澤東也講不清共和國史。

應該說，真正學術意義上的蔣介石研究，最近幾年才剛剛起步。其間的原因很多，「政治」便是其中不能忽視的因素，兩岸皆然。好在隨著歷史的流逝，「政治」的因素在逐漸減弱，而歷史資料的大量開放，則為學術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性的條件。蔣介石日記的公佈，便是有關蔣介石的學術研究得以開展的不可忽略的要因之一。持續五十多年不間斷地寫日記，記人論事並將之留存，可能是蔣介石一生中與其他領袖人物相比的特異之處。而後來的研究者，無論是褒他貶他、頌他罵他，都不可能無視他的日記。有人說，蔣介石日記是只寫給自己看的。一般而言，日記當然是寫給自己看的，不過也不盡然，無意之中甚或是有意寫給別人看的日記也未必是個別，尤其是那些「大人物」的日記。在寫作之時，他們已經考慮到通過日記維護其身後名了，其所謂真實性，有時實在是需要打個大大折扣的。其實，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件」時蔣就聲稱：「要想知道事件的真相，等我死後看看我的日記吧。據羅家倫回憶，南京政府初期，蔣拿出全部日記和他商量，打算出版。」<sup>(1)</sup>其後，蔣改變計劃，將早年日記交給他的老師毛思誠整理成年譜，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為名出版了。此後，蔣令人繼續以其日記為基礎編輯《事略稿本》。即使在激烈的抗戰和國共內戰時期，蔣介石於政務繁重軍務空虛之際還抽出大量時間認真細緻地逐卷審閱和修改其數量龐大的《事略稿本》。可見他如何重視其身後形象的建構和維護，也可見看過蔣日記的遠不只蔣一個人。既然如此，蔣介石在寫日記時，對於何者可寫何者不可寫，對於可寫者寫到甚麼地步，當然是有他自己的考慮。作為領袖人物，他關心的身後名首先還是「政治」，因此，我們才可以理解，蔣為甚麼可以在日記裡不惜筆墨記下他年輕時做過的一些荒唐事，而又對那些有涉「政治性」的事件不時惜墨如金。

正因為此，閱讀蔣的日記，不妨「於不疑處有疑」（胡適語），不僅要看他記了甚麼，更要廣泛對照其他史料，

琢磨他「隱」了甚麼，琢磨那些他沒有明言或言外之意，琢磨他有些事按常情該記而為何「漏」一記，有些事按常情該詳記而為何略記。質言之，即便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也未必是真實的歷史記載，更不必說那些寫的時候就有意留給後人看的日記了。當然，任何人記日記都是有選擇性的記述。蔣介石在日記中，有強烈的情緒宣泄，這在政治家的日記中是不多見的。亦因為此，蔣在日記中常有一些極端化的言詞，諸如最恨最愛、最悲最喜之類的表述。這一類表述，最見其個性、心態，讀來也富有趣味，但如果離開蔣日記的整體語境和表達習慣，尤其是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歷史事實，而斷章取義地引用，是有可能歪曲其原義的。

研究蔣介石，當然難免對蔣介石的評價。蔣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是豪傑、聖賢、革命領袖。其實這三者是難以兼容的。別的不說，無論做草莽豪傑還是做革命領袖，都難免趨於激進、激烈、暴力乃至不擇手段，而要做中國傳統式聖賢，就應該溫良恭儉讓，走中庸之道。蔣介石在日記中，有大量修身養性、自我反思、自我節制的記載，相信不全是一「作秀」。再說，要能持續幾十年「作秀」，或許也就不能理解為單純的「作秀」了。一個位居權力頂端而缺乏外在制約的人，最易無所顧忌而走極端，而蔣之「獨裁」雖無所不在卻又不無邊界，其以「聖賢」自待的修身養性，未嘗沒有起到「自我節制」的功用。比如對付「異端」分子，蔣氏早年採「暗殺」手段，也許可解讀為還沒到肆無忌憚的程度。蔣是一個缺乏浪漫、幻想和激情的人，其性格偏於保守、中庸，其實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為革命家最愛而為政治家最忌，或許這又可以解讀為，蔣氏的政治家個性遠勝於其革命家氣質。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名義上的帝制不存，實際上的皇帝仍有。袁世凱當政的時間太短，其獨裁權威尚未得充分顯露。而蔣介石要算是後皇權時代的「第一人」。若說抗戰以前還有胡漢民、汪精衛等對手掣肘和地方實力派挑戰的話，那麼，抗戰爆發以後，在民族主義的強大感召下，蔣介石的權勢聲威應該說是達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古

語稱「馬上得天下，而不能馬上治之」，又稱「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蔣介石的「天下」既從「馬上」得之，也從「馬上」失之；既順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在短短二十二年的時間裡，這樣的一得一失，先得後失，竟在蔣介石一身一生中「實踐」，在中國歷史上也稱得上絕無僅有吧。這是何等的生命體驗？甚麼樣的人能承受這樣巨大的人生起伏？經歷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還能「壽終正寢」。這樣的「淡定」，世間又有幾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認蔣介石是「偉人」的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認蔣介石是一個「非凡」之人吧。

對於這樣一個「非凡」之人，要想簡單來一個「蓋棺」定論，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尤其是在有關的學術研究還遠遠不夠深入全面之際。然而，正是這樣一個「非凡」之人，因其多面性、複雜性、矛盾性及其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影響力，勢將成為未來相當長時間裡歷史學者們持久關注和討論的對象。

本書是幾位作者合作撰寫的有關蔣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結集，利用蔣介石日記，也利用其他的歷史檔案文獻資料，從幾個不同的側面，對蔣介石的一生做了一個初步的描述，也許可以稱為幾位作者的嘗試。至於對蔣介石複雜一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對蔣介石客觀而求實的歷史評價，遠非幾位作者初步的研究所可擔當，或許還有待於學界將來的不斷努力吧。

註釋：

【一】 羅家倫：《蔣的性格言論和行動》，見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2009 年，第 25 頁。

# 目錄

## 第一章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

- 一 疏父戀母……………018
- 二 不孝與至孝……………021
- 三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025
- 四 黨國無人，只好「獨裁」……………033

## 第二章 屢仆屢起

- 一 三次下野的核心因素……………042
- 二 桂系與蔣氏的三次下野……………048
- 三 每次下野前的佈置……………056
- 四 蔣介石下野後的反思……………059
- 五 三次下野與家族關係……………064

### 第三章 關鍵的一年

- 一 蔣介石對訓政初期的反思……………076
- 二 「無幹部」的困惑……………080
- 三 「無組織」的改變……………083
- 四 「無情報」的整合……………089
- 五 與知識界的聯絡……………091
- 六 成功轉型……………098

### 第四章 從倚重元老到閑置元老

- 一 異軍突起 / 左右開弓……………107
- 二 寧漢分裂 / 借重「四老」……………115
- 三 蔣胡合作 / 重老輕青……………120
- 四 培植少壯 / 閑置元老……………125
- 五 調協武功與文治……………134

## 第五章 地緣糾葛與派系紛爭

- 一 廣東人的革命正統意識 ..... 146
- 二 外江佬排擠廣東人 ..... 150
- 三 江浙幫和廣東幫的鬥爭 ..... 158
- 四 浙派崛起 粵派淡出 ..... 167

## 第六章 削藩安內：昆明事變

- 一 蔣、龍矛盾之遠因 ..... 178
- 二 蔣介石撤換龍雲之謀劃 ..... 183
- 三 蔣、龍實力較量之高下 ..... 188
- 四 削藩安內與強人政治 ..... 195

## 第七章 家國親疏：與宋子文、孔祥熙的關係

- 一 蔣介石與宋子文 ..... 206
- 二 蔣介石與孔祥熙 ..... 215
- 三 宋子文與孔祥熙 ..... 221
- 四 蔣介石、宋子文與孔祥熙 ..... 226

## 第八章 一黨訓政下的多黨合作

- 一 國民政府改組的醞釀…………… 244
- 二 國民黨與民、青兩黨的政治博弈…………… 247
- 三 國民黨內的爭論…………… 255
- 四 政府改組的告成…………… 259
- 五 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改組的意義…………… 263

## 第九章 挽救危局與「戡亂動員」

- 一 「戡亂動員」的歷史背景…………… 278
- 二 「戡亂動員令」的公佈…………… 283
- 三 「戡亂動員令」的實施…………… 286
- 四 「戡亂動員」對中間勢力的影響…………… 289

## 第十章 最後的改革：金圓券發行

- 一 秘密決策…………… 300
- 二 倉促推出…………… 305
- 三 初試反響…………… 309

四 「打虎」失敗	316
五 倉皇落幕	323
六 成敗之間	328

## 第十一章 蔣介石的閱讀史

一 以聖賢自待：進德修身	347
二 以豪傑自居：兵略政術	350
三 以革命領袖自視：讀革命史	352
四 內憂外患：學以致用	354
五 比較中審視	357

後記	365
----	-----

第一章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

常言道：性格決定命運。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僅決定他個人及其家庭的命運；若是國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響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一個政治沒有走上軌道的國家，國家元首的性格對政治的影響尤其大。

一九二七—一九四九年間的中國政局，既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也是蔣介石一人獨裁。蔣介石是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的政治家，其鮮明的個性特質勢必影響到國家政治。但學界很少對蔣介石的個性特質及其對政治的影響進行學理探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相關資料的欠缺。近年來，蔣介石日記的陸續開放，為我們考察蔣介石的個性特質，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 一 疏父戀母

每個人個性特質的形成，與其早年成長經歷，有相當的關係。蔣介石九歲（虛歲，下同）喪父，十五歲初婚，二十三歲得子，三十五歲母親去世。這樣的早年經歷，在蔣介石的同時代人中，其實並不罕見。然而，蔣介石對其早年經歷的憶述，卻非同尋常。

對於父親，蔣介石很少提及，除了寫過一篇《墓誌銘》外，數十年間的公開言論和私密日記中均不見提及。直到六十歲時，日記中留下簡短數字：先考之嚴厲「不忍言也」<sup>〔一〕</sup>。在蔣的記憶中「嚴厲」似乎成為他對父親的唯一一念。<sup>〔二〕</sup>蔣是在回憶其早年塾師任介眉時，兼帶提及父親的。在六十歲的蔣介石筆下，任介眉被描述為一個殘忍慘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聯想到父親，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盡在不言中，與對「毒魔」塾師的記憶難分伯仲，以至於晚年仍未能釋懷。也由於蔣對其父親幾近失憶般的隱諱，數十年來，外間因

不明真相而有各種揣測和謠傳，也就不足為奇了。

相比之下，蔣對母親的情感，無論母親生前，還是母親死後，依戀之深，感懷之切，且持續數十年形諸筆墨的深情表達，連他本人也自認異乎尋常。毛思誠所編蔣介石年譜〔三〕中，十三歲條目下有這樣的記載：「夏月放假歸，入門，見王太夫人，未開言，即嚎啕大哭，越時聲益悽。自此每遇外出，輒淚眼盡赤，哀動鄰舍。……遠離至二十里以外，猶暗自哽咽。」〔四〕情感之豐沛與脆弱，即使同齡女孩也未必如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日記中，蔣介石自陳：「自我有智識以來，凡欲出門之時，必戀戀不肯捨棄我母。到十六歲時，必待我母嚴責痛擊而後出門。及至二十餘歲猶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蔣介石結婚雖早，「斷乳」甚晚，二十餘歲猶如此戀母，實屬罕見。對於這一「天性」，蔣也自以為異。甚至與宋美齡結婚後，年愈四十的蔣介石仍自感「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婚後三年，蔣自承：「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澹慘惱，必不願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余誠不知其所以然也。」〔五〕吾人閱讀蔣的日記，對其「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一點，感受至深。

據蔣稱，他的少年時光，大部分是在母親和外祖母陪伴下度過的。尤其是父親去世後，外祖母與他們孤兒寡母「共居處，同休戚，朝夕保育」。〔六〕中正課餘假歸，侍外祖母與先妣於冬日愛堂中，中正讀，先妣織，外王母念佛，機杼梵音，與書句相間如唱和。〔七〕在兩位寡婦（外祖母四十六歲守寡，母親三十二歲守寡）撫育、呵護下成長起來的蔣介石，其性格中難免養成某些女性化傾向，如陰柔、敏感、細緻、多愁、多疑、愛整潔、愛操勞細事〔七〕等。

與蔣介石的「戀母情結」比，其母親的「寡母情結」同樣鮮明。女子失去丈夫成為寡母之後，為了彌補生



理和精神上的空虛，往往從兒子（尤其是長子）身上尋求替代性的虛擬滿足。如果寡母情結過於強烈，一般會有極力支配甚至佔有兒子的行為產生。據蔣的第三任夫人陳潔如回憶，蔣的原配毛福梅曾告訴她，蔣毛初婚之際，感情尚好，但蔣母對小夫妻的私密相處無法容忍。<sup>[1]</sup>在十五歲的蔣介石身邊，三十八歲的寡母與二十歲的妻子幾乎成為情敵。

蔣介石談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過三次最痛徹、最傷悲之「泣」：一次是前面提到的十三歲回家之泣，一次是十五歲成婚之泣，還有一次是三十五歲喪母之泣。蔣回憶說：「余於十五歲成婚之日，俗禮必奉茶於親屬，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聞母泣之聲，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訓曰：余自汝父逝世，教養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余有多少傷心事，願汝成年立業，不忘為母者今日教養汝之苦心也。余聞此痛泣，更難成聲。嗚呼，寡母傷心事，誰能知之。」<sup>[2]</sup>兒子新婚大喜，作為寡母，感懷撫孤之苦自屬難免，若一味傷感，恐怕潛意識層面難免有兒子即將被別的女人奪去之隱憂。

前後四位妻室中，蔣和前兩位的關係均不融洽。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婆媳關係緊張。<sup>[3]</sup>在孤兒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無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故當母親與妻妾發生衝突時，蔣總是一味地捍衛母親，痛責妻妾。

蔣母是蔣父的第三任妻子，蔣父是蔣母的第二任丈夫。蔣母前夫不到三十六歲就死了，再嫁蔣父作填房時，年僅二十三歲，小蔣父二十二歲。對於父母關係，未見蔣有直接的記述。從間接的資料推斷，蔣父母關係很可能不融洽。蔣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撰寫的《慈庵記》中提到，母親生前一再囑咐他：「余百年後，不必因襲俗禮同穴。」理由是「同穴要開啟父墓，擔心「重驚爾父之靈」」。每中正歸省，無不以此見責，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堅決。易簣時，又以是為遺囑於吾兄弟二人者。」<sup>[4]</sup>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



同死，否則後死者總難免「重驚」先死者。蔣母既深知「俗禮」，卻又如此堅拒與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顧慮「重驚爾父之靈」所能解釋得通。有學者認為，蔣母不願與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蔣母在蔣父夫人中排名第三，如與蔣父「同穴」，就得靠邊站了。<sup>〔二二〕</sup>這一說法，也不無勉強。生前既已甘為填房，死後未必那麼在意靠邊站。另據當年武嶺學校校長張明鎬回憶，蔣介石曾建議其母親，將父墳遷葬，單獨與母同穴，但其母親也不願意。<sup>〔二三〕</sup>蔣母如此堅拒與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斷，應是夫妻生前感情嚴重不洽。

而蔣終身稱頌其母，而閉口不談其父，甚至對父親長懷恨意，未必全因父親「嚴厲」，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親影響。在此不妨拿胡適作一對比。胡適四歲喪父，同樣是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但胡適的母親，為幼年胡適建構了一個「完人」和「聖賢」般的父親形象。小胡適每天起床時，得先聽慈母一頓「晨訓」，時常講父親生前的「種種好處」，囑他將來踏上「父親的腳步」，做一個「完全的人」。<sup>〔二四〕</sup>胡母固然是「教子義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補償。愛一個人或恨一個人，都難免將這種愛恨傳遞給子女。蔣母與蔣父感情不洽，難免貶損蔣父在兒子心目中的形象。蔣介石不僅失去了父愛，也失去了對父親、父權的信仰。

## 二 不孝與至孝

一九二二年母親去世後，蔣即自律：「以後無論陰曆陽曆，凡為母親忌辰之日不食物葷，不動氣，不御色，以為終身自懲自戒，冀減不孝之罪於萬一。」並定自己生辰，也照例食素（後改為早餐食素）。<sup>〔二五〕</sup>不僅如此，每逢母親的生辰忌日、自己誕辰以及除夕之日等，蔣常有懷母的文字。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明日為

陰曆十一月七日，慈母誕辰，夜夢昏沉，對母痛哭二次，醒後更悲，悔不孝罪大，國亂人孤，但有痛楚而已。」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日：「今日為舊曆九月十五日，即為余四十七歲之誕辰，劬勞先慈，養我教我，而我之事業日趨於敗亡，將何以慰慈靈，經兒留俄，回家無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進念先妣，終日不已，而於三餐，尤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時，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則悔之晚矣。」

每當心情煩悶或遭遇挫折時，蔣也常會思念母親。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齡——作者註）往吳淞遊行，聞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鬱沉悶。人有母愛其子，兄愛其弟，姐愛其妹，妻愛其夫，而余子然回京，誰愛誰惜誰知余？嗚呼！苦莫若於孤兒，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侶既無，萬事灰心，吾母不能復生矣，嗚呼！」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今日心煩，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會，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國耶？嗚呼，無母之子，孤獨之人，尚有人生樂趣乎？……愁悶憂鬱為近來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嗚呼！」至於觸景生情的懷念，蔣日記中常見記載。如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半聞子規之聲，而憶吾母起床喂蠶時，嗚呼！不能復見矣。」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兒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實無顏以對父母也。」

蔣思念母親，每每以「不孝」自譴。這樣一種自我痛愧，粗看似是宋明理學的一套表面文章，細究其語境並聯想蔣的早年經歷，感覺應是其真情表白。少年蔣介石以頑劣著稱。頑劣的孩子難免令父母超常操心。蔣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自訴從小「冥玩不靈」：「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篤，及癒則又放嬉跳躍，凡水火刀焙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憂。及六歲就學，玩劣益甚，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一六〕

蔣介石原名瑞元。溪口鄉間流傳著「瑞元無賴」的種種故事，已難考實。<sup>〔二七〕</sup>毛思誠所編年譜中，引有數例，意在彰顯少年蔣介石的特異非凡，然而字裡行間仍可見微知著：四歲時以箸探喉，以至暈厥，經醫救治始蘇。五歲時，缸中撈冰，不慎倒置缸底，幾至凍死。六歲時，溪中野泳，險至淹斃。十三歲時，百般戲馬，馬怒號猛衝，受傷仆地。父親去世後，沒有嚴父的管教，蔣的頑劣有增無減。蔣母本來期望兒子成家後有所收斂，無奈婚後頑劣未改。十六歲時，授業於毛思誠。毛在年譜中這樣描述：「其戲嬉也，以講舍為舞台，以同學為玩物，狂態不可一世。」<sup>〔二八〕</sup>張狂頑劣與戀母愛哭，竟共存於少年蔣介石一身。也許正是這種張狂頑劣的天性，以及沒有父親權威的壓抑和阻礙，鑄就了敢想敢幹、不屈不撓的性格，並最終成就了這位亂世豪傑。

蔣在《王太夫人事略》中聲稱：「中正年十八蓄志東渡習陸軍，人有尼之者，先妣則深為嘉許，籌集資斧，力促就道。」<sup>〔二九〕</sup>這一說法，與實際情形有出入。「年十八」是一九〇四年。蔣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〇六年四月，但同年底就回國了。除「年十八」的時間有誤外，關鍵的一點是，蔣母對其出洋留學的態度，到底是一深為嘉許，還是反對？若干年後蔣回憶此事時，說了實話：當時親友阻力很大，母親也不同意，「但事即至此，知余之決心難以挽回，亦只有籌湊經費，允余出洋，以成余志也。」<sup>〔三〇〕</sup>也就是說，深知兒子性格的蔣母是在十分無奈的情況下勉強同意兒子出洋的。

蔣赴日數月即返，於翌年夏間赴保定，入全國陸軍速成學堂。此事在鄉民的記憶中，完全是違逆母命的行為。母親上次反對，是不忍兒子遠離，這次反對，是不願兒子學軍事。蔣尋思無計，背著母親離家出走。<sup>〔三一〕</sup>母親傷心欲絕。蔣後來常常回憶：「嘗憶廿一歲，余首次在保定軍校而未能假歸度年，家中惟母妻二人，未見其孤子在家，乃號泣悲傷乃至不忍食年夜飯，想見當時，先慈念兒之情景，更不忍為懷矣。」<sup>〔三二〕</sup>



母親去世以後，蔣常在日記中反省自己性情「兇暴」，任性使氣，說由於自己對母親「不順」，氣得母親致病，悔恨莫及。<sup>〔三三〕</sup>

除了頑劣任性對母親「不順」外，在婚姻家庭方面，蔣也自感對母親「不孝」。蔣介石十五歲時，在母親的安排下，與大自己五歲的毛福梅結婚。蔣母之所以要讓蔣「早為完娶」，主要基於蔣氏家族「門祚式微」的考慮。<sup>〔三四〕</sup>蔣介石的祖父輩有兄弟三人，其中一房「斷子」，一房「絕孫」。蔣介石祖父一支雖然傳承下來，但也人丁不旺。蔣介石有一同父異母的哥哥蔣介卿，還有一同父同母的弟弟蔣瑞青。但哥哥過繼給了堂伯父，弟弟四歲就夭折了。蔣介石自稱「中正獨奉玉表公（蔣的祖父蔣玉表——作者註）祭祀」。也就是說，蔣介石是其祖父、父親唯一的香火傳人。蔣母讓他早為完娶，無疑希望早抱孫子，多抱孫子，使蔣家人丁興旺。但蔣未婚後八年才生經國，令盼孫心切的母親望眼欲穿。蔣稱：「幸於二十三歲時經國產生，乃得含飴弄孫，稍寬其懷，余亦略得告慰於慈母矣。」<sup>〔三五〕</sup>細析蔣的用語「幸於」、「稍寬」、「略得」三詞，在在體現他這一問題上的微妙心態。

更令母親失望的是，經國之後，毛氏再無生育。一九一五年納妾姚冶誠，亦無所出。蔣母十分寵愛小兒蔣瑞青。在小兒子死去二十一年之後，蔣母不僅為其冥婚，且為之立嗣。蔣母硬逼著蔣介石將唯一的兒子經國過繼給死去的弟弟。蔣介石很不情願，但「不忍重違母命，以傷骨肉之至情，不獲已，仍以長子經國嗣之。」<sup>〔三六〕</sup>蔣介石收養蔣緯國，也是無奈之下的選擇。因為將經國過繼給弟弟後，只好收養緯國「以繼承我後」。<sup>〔三七〕</sup>

蔣母去世後，蔣雖再娶陳潔如和宋美齡，仍無生育。據陳潔如回憶，蔣因淋病而喪失了生育能力。<sup>〔三八〕</sup>蔣介石一九一八年的日記中，有過治療淋病的記錄。<sup>〔三九〕</sup>另據蔣介石日記載，宋美齡婚後有過一次小產。<sup>〔四〇〕</sup>



筆者曾一度懷疑蔣日記中宋美齡小產記錄是否屬實。但據陳誠夫婦間私函，宋美齡有過兩次小產，並稱宋美齡「望子心切」。<sup>〔三三〕</sup> 不管怎樣，後來三任夫人都無生育，對蔣而言，愧對妻妾可能還在其次，未能滿足其母親對門祚興旺的殷切期盼，才是他深懷歉疚的最大心結，想必也是他在日記中一再「悔不孝罪大」的主要緣由。

蔣介石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日記中寫道：「不能盡孝於親，為一生最大之恥辱，至今後悔毫無及矣。」蔣母墓旁有一對聯，為蔣介石親撰，上聯為：「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下聯為：「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弔詭的是，蔣介石反覆自譴「不孝」，反給人留下一「至孝」的印象。

### 三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

蔣父去世時，蔣母三十二歲。除九歲長子外，還有一個六歲的女兒和一個未滿週歲的小兒子。寡母獨自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其艱難困苦不難想見。蔣介石日記中，屢屢回憶其幼年失怙後，孤兒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壓：

時念余九歲喪父……余之一生，可說自九歲起無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無援之中過活。<sup>〔三三〕</sup>

當胞弟瑞青殤後，家難頻作，家產行將被侵，先慈朝晚飲泣長歎。決心上京訴怨控告，毫無難色。嗚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憂苦至此。回憶往事，不堪設想。<sup>〔三三〕</sup>